

夜光杯

近日,我在美国看到张乐平纪念馆对外开放的消息,不禁想起了1982年春节去张乐平家采访“三毛给张乐平拜年”的往事。我是新民晚报1982年1月1日复刊从社会上第一批招考进报社的23人之一。我们这批人进报社之前,都在其他杂志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但领导仍担心我们对新民晚报所需内容与题材缺乏深刻了解,所以在正式复刊前夕,不断要我们寻找新闻线索。我记得自己递交了5条,其中4条被领导肯定说,“这就是我们新民晚报需要的新

闻,是老百姓关心的,想知道的事!”“三毛给张乐平拜年”就是其中一条。我太太与王龙基的妹妹王梅立是同事。一天,太太说起同事们的春节安排,无意中说起,王梅立的

我被安排在上海火车站采访,搞了一个通宵,年初一上午,再去五原路张乐平家。没聊上几句,王龙基就带着小儿子进门了。王龙基与张乐平相差30岁,扮演三毛后与张乐平

上海带到美国的许多东西找不到了。最近看到张乐平纪念馆开放的信息,我又翻寻,终于发现一张我自己印的,34年前张乐平与王龙基及儿子的合影。

我一直希望将照片赠给张乐平的后人。在新民晚报记者陈浩和乐梦融的帮助下,今年4月20日,我再次走进张乐平位于五原路的家(现在这里是对外开放的张乐平故居),再遇王龙基和张乐平的儿子张慰军。我对这位工程技术专家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你5岁能演出这么好的电影!奇迹!王龙基说,最近很忙,当年张乐平伯伯很关心我国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发展,关心我的工作。

我可以,我当了十来年行业协会会长,秘书长,我没有辜负张伯伯的期望。我对张慰军说,你们与徐汇区政府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社会的好事,我到世界各地旅游,有名人故居,我必去,那种经典的艺术文化遗产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重视文化传承的政府与人,将被人永远尊敬。

我把照片送给王龙基与张慰军,他们很高兴。我理解,今天我们递送的不仅是一张照片,是纪念,怀念,是文化艺术的传承,尤其是今天的社会,我们更需要文化,而不是金钱。

张乐平与三毛的合影 沈克明

哥哥王龙基年初一要去看望张乐平。嗨,我顿时来了兴趣,这不就是我在找的题材吗!大家都想知道张乐平与小三毛近况的。报社领导叫我一定“卯牢”。报社记者是有分工的,那时候我在经济组。年三十,

成了“忘年交”。大家又吃糖又喝茶,从王龙基儿子的年龄谈到王龙基拍三毛时的年龄与趣事。王龙基参军复员后,被安排在一家无线电厂,攻关印刷线路板,1981年,他去日本考察学习印刷线路技术也来看望过张乐平。老先生很关心上海的工业发展,询问了不少我国半导体集成块发展情况。

我那时喜欢拍照,自带了海鸥照相机。我想,老百姓一定喜欢看那个可怜兮兮的小三毛现在是怎样的,头发多不多,三毛父亲张老先生身体是否健康?于是,我请张乐平与王龙基在张家的大阳台拍了张合影。写好的稿子立即给报社,报社把稿件发到文艺组。春节期间,文艺版的消息很多,我的稿件被压缩成只有200来字,还好照片印出来了。这是张乐平在“文革”之后,第一次在新民晚报上与大家见面。因为多次搬家,我从



师恩如山

徐国华

终于找到了中学时的班主任陈炜老师。那天,电话那头传来了记忆深处的声音:“是瘦瘦长长的徐国华吗?85岁,分别整40年的陈老师居然还记得我。泪奔,幸好陈老师在那头瞧不见……

几天之后,同学们举办了“岁月如歌,师生情长——40年后师生团聚会”。年近六旬的我们,似乎回到了中学时代,有的像当年一样腼腆,涨红着脸与老师说话,有的兴奋地轮流向老师敬酒,有的迫不及待与老师拍照留影……我知道,同学们如此忘情、如此恭敬,是庆幸在那时代遇到了这么位好老师。

我们中学时代课堂纪律总是不大好,陈老师用讲故事的方法奖励同学认真听课,久而久之,同学们盼她来上课,尤其是盼着体育课下雨听她讲故事。同学们知道了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懂得了司马迁说的重于泰山、轻于鸿毛,感悟了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孟子的威武不屈和贫贱不移……居然,我班的课堂纪律好了。

我不会忘记,一次考试得了第三名,陈老师对我说:“你粗心了,四分之二没有约尽,99分,硬伤!”以后,当我考试交卷时,陈老师总会说:“你复查过了吗?”从此,我养成怕挂一漏万的习惯,受益终身。

后来我们才知道,陈老师1951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就以苏联乡村女教师瓦连卡为榜样,尽量让学生“知道点历史、懂得点道理”,努力使她的学生“成为有智慧,有力量的人”。年过四旬,她才找到了她的“马尔蒂诺夫”。

无法想象,没有陈老师我现在会怎样?我从陈老师那抄写了一本当时买不到的《成语字典》,还比其他同学更早地对唐诗宋词感兴趣。特别是她给我们讲的历史和道理,以后成为了我的立身之本。年数越久,我越明白:陈老师教我们的,从小里说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从大里说是如何生、如何死。我始终认为自己命中最大的贵人就是陈老师。她对我的影响是刻在骨子里、留在血液中的。

聚会结束时,一个同学道出了我的心声——师恩如山!



穿衣打扮的“讲究” 胡海明

日前笔者陪朋友去某乡镇人民政府受理中心办理行政许可审批业务,接待我们的男同志,上身穿印有骷髅图案的圆领T恤,下身穿着膝盖处有破洞的“时髦”牛仔褲,头颈还戴了一串硕大的项链……朋友事后不无感慨地说,这模样哪像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呢?还有一次,笔者在某街道司法所看见一位衣着十分“讲究”的“时尚小姐”,前卫暴露的打扮,让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位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

政府职能部门是广大群众办事和反映问题的窗口,工作人员的言谈举止、穿衣打扮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政府形象的判断,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讲究”。诚然,如何穿衣搭配是个人个性的体现,但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而言,业余时间,尽不妨追求个人所好,我们也没有权利来说三道四;工作时间,则理应从规定。不分场合、随心所欲地乱穿、瞎“讲究”,势必会殃及人民群众对政府公职人员整体素质的认知度。

穿衣打扮有讲究,在正确的时间地点正确地讲究,这才是真正的“讲究”!相关的政府部门,也别忘了对自己的工作人员做好“正衣冠”的监督管理。

去逛菜市场,黄瓜写成胡瓜;黄爪是汉朝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中国原来就叫胡瓜。白菜的汉字和我们一样,这是甲午战争时一个秋田县的老兵从山东带回的菜种扩散开来的。牛蒡在中国是中药,日本把它变成了蔬菜。最好玩的是胡萝卜写成人参,不知道当年第一个种胡萝卜的人是怎么忽悠的?

在日本看汉字 武盛军

才说这是和服那是洋服。大阪府池田市室町阪急电车的池田驿旁有一个吴服神社。据记载,应神天皇派特使猪名津彦命请求吴国派服装专家来传习服装生产技术。吴王就派遣了四姐妹来到日本,把制造、纺织到成衣的全套技术传授给了日本人民。仁德天皇76年吴服媛去世,天皇下令修建这个神社纪念她,直到现在每年都有几次大的祭拜活动。当年乘船入港的河就取名猪名川,河上还有两座桥,一座叫吴服桥,一座叫绢延桥。

2015年4月遇到白先勇先生,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他的晨钟初版的《台北人》请白先生签名。与白先生已许久不见,他还记得我,在寒暄之间,白先生说他自己手中也没有这个版本,见到分外亲切。

《台北人》这本书是白先生的代表作,当年一纸风行,一时为洛阳纸贵。白先生这书是利用时空转移的手法写的,正如书前所录唐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表达了人事沧桑、今不如昔的万般感慨。欧阳子曾评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说得真恰当。

而邓勇星执导“我们在这岛屿写作”的系列纪录片的白先勇《妮裳嫣红开遍》去年上映时,获得一致的好评。其实邓勇星是临时受命的,在他接手前已有两位导演跟拍白先勇先生一千多个小时。但当他拿着《台北人》与白先勇一篇篇一次次深入访谈后,此时对白先生从陌生模糊的影像,渐而清晰明亮。

邓勇星确定聚焦于“人”,便在众多的数据与影像裁剪,他曾被访问时自比说“像跳交际舞,他带舞,我是伴舞的人,他跳一下,我就跟从。”换言之白先生成了昆曲《牡丹亭》里的杜家小姐,而邓勇星则是贴身跟随杜丽娘的侍女春香。

也许是这一贴近原作著者的理解,邓勇星改编了《台北人》中的一篇“思旧赋”准备拍成电影。“思旧赋”是运用大陆、台湾时空转移上的对比,藉由忠仆们的谈话,道出李伯娘的衰败。罗伯娘一句“长官一家,轰轰烈烈的日子,我们都见过。”说出了从前李长官光荣的一面。当年南京公馆中的花园,牡丹花红的、紫的常开得满园。而今天的李公馆,却杂草丛生,“死的死,散的散”。李长官闹着出家,独子回国,却又精神异常。“李宅的房子”也“已经十分破烂”,光荣不再,一切都成过角。

思旧赋 叶国威

这只孤鸟真的自己出席影展的全部活动,红毯、领奖、惜别酒会。那时基于礼貌,我在她出席金马影展颁奖礼前发了个短讯给她,祝她抱得大奖而归。那晚坐在电视机前的我,当颁奖人陈妍希读出第48届最佳女主角“唐群”时,我心中的喜悦,绝对不亚于唐群本人。《到阜阳六百里》确是此次影展中一匹黑马,入围三项大奖,而获得两项。当晚酒会结束后,唐群回酒店后才看到短讯,也客气地回复谢谢我的祝福。

后来我们还约在次日早上再见了个面和访谈。唐群一点架子都没有,有问必答,说话真挚热情而毫不掩饰。她活脱脱像旧日社会走来的老派的演员,谦卑且自牧。她那金马最佳女主角得奖的感言“永远向生活学习、向艺术学习、向同行学习”至今还仍在耳。

唐群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的,是上海的声乐家和演员。她演过不少电影电视剧,但似乎她的名字并不是每个人都熟知。记得第一次看到唐群时,是在台北第48届金马奖颁奖前的酒会前。然后我们就不曾再见。但时光消逝得真叫人惊叹,叶蒨花落,转眼又四个年头过去。唐群再度来台,她竟不曾忘记我这只有两面之缘的台北小友,她通过微信告诉我再忙也得约一约她一见。

在台北连月下雨的日子里,最难风雨故人来,再次相见真禁不住心中的喜悦,话虽闲散,但亲切有味,叫人心生暖意。唐群拿出了一张金马奖当天她拿着金马奖

拍的照片,写下“相遇之思”送我,我心中大为感动,因为我早前只是随口一说,她却不曾忘记。看着照片,当年记者会闹哄哄的现场随着雨声浮现眼前,唐群那时是与同时被提名入围角逐最佳女主角的刘嘉玲、惠英红及蒋雯丽接受记者访问。记得当时有记者曾问“唐群是谁,她的经纪人在哪里?”还有人问她手机号码,她竟大方地公开号码,还说:“我没有经纪人,也没有公司。你们要访问可以打我手机。”



七夕会 影音方圆

七夕会 影音方圆



也难怪你听晕,那些云里雾里的“创意”指点,听着都符合“高大上”,但有一句着得了地吗?来,随便拿样东西,就拿你泡茶的杯子来说事吧。

你看看,有问题吗?是,仿佛很好看,透明的玻璃杯,白瓷盖,白瓷滤茶器,瓷上还密集装饰了颇为鲜艳的图案。问题来了,这种种上彩遇高温会有铅析出——是,是你就早知道的常识嘛。泡普洱茶不需要一百摄氏度的高温吗?再看,滤茶器瓷壁厚,其上的孔,又多又细,泡一次就堵塞了许多。疏通吧,牙签都嫌粗。拿什么疏?你干着急了吧。还有杯子的造型、体量等等,都欠推敲,不说了。设计者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花里胡哨唬人上了!

要改,很难吗?若真想改,一点不难。但就是不改!好钢,有钱赚就行。

所以,先不忙着奢谈什么创新,先把心放端正了,基础工作做好了,再说创新不迟。

所以事情很简单嘛,你只需静下心来,认真、踏实地去做就行了。而静心、认真、踏实这三点,恰是如今普遍缺乏的啊。

拿茶杯说事 (牛博士对马姐说) 戴逸如 文并图

拿茶杯说事